



甲午古战场发现北洋水师沉舰 悲情超勇舰重出水面

新民晚报

A22



特派记者 王文佳 发自丹东

北纬 39° 40' 34"，东经 124° 5' 27"。7月10日12时30分，在120年前大东沟海战(黄海海战)的中心点位置，汽笛鸣响，菊花撒下。10余位甲午学者和知名文化人在这一天出海，祭奠两个甲子之前的9月17日长眠于此的亡灵和4艘英雄的战舰。本报北线记者随船进行了采访。



■ 丹东港区打捞起的超勇号战舰残骸(左上图为超勇号历史照片)

特派记者 张龙 摄

战舰去了哪里?大多去向不明,我国几次水下探捞一无所获。今年3月在大鹿岛附近打捞上来的几块“破铁皮”却似乎打破了120年来的沉寂,虽然尚未得到国家文物部门的最终确认,但专家们几乎一致认定:这是甲午战舰超勇号。如果事实果真如此,这将成为我国第一艘自主打捞上来的在甲午海战中牺牲的北洋战舰!

港区扩建的意外收获

日本人此前也公布了不少战舰沉没的经纬度,但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在日本档案的一个根层档案中发现:“日本人在甲午战争结束后的近百年里公布的经纬度基本都是刻意写错的,真实的经纬度隐藏在档案里。”

今年3月,丹东港海洋红港区扩建,在文物勘察过程中意外发现大鹿岛附近有疑似船的建筑。陈悦、萨苏等甲午战争史学者得到消息迅速赶到辽宁东港。在萨苏当时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高压水枪扫过裹满淤泥的铁皮钢甲时,有一片闪亮的银白色,可是由于缺乏保护措施,几分钟之后,它便氧化生锈。萨苏形容这感觉“就像是一个姑娘等了你120年,只为了让你看一眼她年轻时的容颜”。

残片来自哪里?经过仔细研究比对,多条证据将他们引向了当年的甲午战场。“船板残骸上还能看到残余的黑色油漆,当时只有北洋水师的船用的

黑漆;船上寄生的珊瑚证明这艘船曾经在热带海洋中航行过,小船不可能到热带,而甲午战舰是走赤道线回的中国。”

紧接着,专家从铆钉的排列和钢板材质、厚度判断出这是一艘英国造的战舰。水下多普勒结果显示这是一条完整的船,排除了致远号的可能;“扬威”舰是搁浅在先,9月18日被重新返回战场的日本军舰炸毁,也不像。再结合经纬度,萨苏说,基本可以断言,这就是超勇号。

拼死奋战的英雄战舰

“超勇”究竟是一艘什么样的船?在1881年从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出厂时,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巡洋舰,曾经威风八面,战功累累。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之变,日本想借机征服朝鲜,“超勇”和“扬威”前往救援,日本史料记载,当时,8艘日本军舰在朝鲜汉城湾和“超勇”“扬威”对峙,日本人捉摸了半天,最后没敢打。

到黄海海战时,“超勇”服役已达十余年,昔日世界名舰的风采早已被岁月剥蚀。舰体严重老化,曾经的飞毛腿连12节都跑不到了。可没有新舰接班,“超勇”只得再次奔赴战场。

1894年9月17日12点50分,中国旗舰“定远”右侧主炮台的305毫米巨炮发出一声怒吼,向正在通过北洋海军阵前的日舰发起攻击,黄海海战

就此打响。原本从左后包抄夹击中国舰队的日本军舰被调到了右翼,那里正是“超勇”所在的区域。弹雨倾泻而下,“超勇”虽拼死抵抗却是力不从心。13时20分,一颗炮弹射入早已创伤累累的“超勇”舰舱内,引发大火,四散的火焰迅速蔓延,超勇舰成了一团火球。日方的攻击越来越猛烈,“超勇”逐渐向右倾斜,但仍在坚持开炮,直到14时23分沉没于黄海的怒涛中。管带黄建勋亦不独生,纵身一跃落入海中,随舰同沉。

丹东筹建甲午博物馆

超勇舰的打捞工作并没有继续,当地还在等待文物部门的确认和安排。下一步,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将它保护起来。陈悦希望,在打捞之前就记录下它在水下的样子,接触空气之前做好抗氧化措施,尽量保留原样将其打捞,并且对可能出现的纸张、服装等文物如何保存做好预案。

站在快艇上放眼如今的大东沟,海域周边建起了中国最北的不冻港丹东港,中朝两国的船只来往穿梭。为了让人们永远地记住那场体现了中国民族精神的战斗,丹东港集团有限公司将在这里筹建一所甲午博物馆,按照1:1复制的致远舰也将作为博物馆的一部分落户在此,7月10日,纪念致远舰的龙骨已经完成安放,此后造船进入安装各部件阶段,计划9月下水。

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周年特别报道

责任编辑:王欣 视觉设计:戚黎明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四日 星期一



特派记者 范洁 发自福州

邓世昌拒绝救援自沉殉国,刘步蟾自毁战舰以身殉职,林永升誓死奋战中弹殉难……提起120年前的甲午黄海之战,其情之悲、其志之烈让人无法忘怀。

你也许不知,这些当年保家卫国的海军英烈,几乎来自同一所学校——福建船政学堂,来自同一个地方——马尾。本报南线记者一路追寻甲午遗迹,来到福建。

12名同班学子奋战黄海

马限山麓,罗星塔下,走进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张《甲午海战船政毕业生参战人员情况》格外醒目。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叶祖珪……名册上不时出现熟悉的名字。46人,分属驾驶与管轮专业,年级从第一届至第十一届。甲午战争中,船政学堂的这些毕业生担纲主力,任管带(舰长)、大副、机务等要职。其中尤以黄海之战为

甲午海战英烈 多出福建马尾船政学堂

最。我方12艘参战军舰的14名管带中,至少有10人是马尾船政学堂第一期的同班同学。其中,4人在海战上阵亡,3人因战败随提督丁汝昌自杀。

“空前绝后的鸭绿口黄海大战,也是马尾船校以一校一级而大战日本一国!”引用美籍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话,吴登峰馆长介绍道,福建马尾船政获誉“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海军人才,打造了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舰队。

百年旧照回溯海军复兴

“这张相片摄于1899年,当时清廷重组水师,甲午战争中幸存的官兵在天津重新聚首。”81岁的萨本辉指着黑白照片说道。老人退休前在福州市闽侯六中任数学教师,特殊的是,题图相片中这两位海军将领,正是他的外祖父与叔祖父。

左一为叶祖珪,靖远舰管带。1894年9月,黄海一役,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因旗桅折断而指挥失灵,叶祖珪当机立断升起令旗,发出集结号,使舰队重新列阵与日军激战。

右一为萨镇冰,康济舰管带。1895年1月,海战最后阶段,日军从海陆同时进攻北洋水师“大本营”刘公岛,萨镇冰奉命率30余官兵守卫渤海湾口的日岛,经过11个昼夜鏖战,直至弹尽炮毁,接到

提督指令后方才撤离。

叶祖珪与萨镇冰,既是福州同乡,又是船政学堂同窗。甲午战败后为挽救危局,慈禧特召见叶祖珪与萨镇冰,分别赏加提督、总兵銜。此后,两人担负起重组北洋水师的重任,为中国海军复兴点燃火种。

从船政学堂到海军世家

“我父母的婚事,就是两位老人促成的。”萨本辉回忆,叶祖珪与萨镇冰私交甚笃,便商量将叶家三女儿叶朗辉许给萨镇冰之侄萨君豫。“随母亲陪嫁转送萨家的,有光绪皇帝赏赐的官窑浴缸,还有翁同龢书赠的一副酒金对联,‘雅歌投壶,提戈奋骊’。”

“甲午战争对后世影响深远,两家三代都有多人服役于海军。”萨本辉告诉记者,位于福州朱紫坊的萨家大院,共走出十多位海军将士,其中就包括他的堂哥、二战抗日英雄萨师俊。1938年武汉保卫战,中山舰被敌机炸沉在长江口,舰长萨师俊牺牲。

在福州,这样的海军世家并不少见。“尚望舟师能再振,海表一扫捍岩疆”,船政学子一生心系海军强国。学堂创办的初衷是振兴海防,而其培养的一位位毕业生,则影响着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中国海军。